



静心 养性 回归

胸有侠骨丹心,却不能仗剑少年游;腹中千万古诗,却游不遍大山名川;心寻淡然沉静,苦于不能隐世自然。古人常置身山水之色,花鸟之声,品得人生的智慧和禅意。

工作了整整一周,在这炎炎夏日,最想做的就是放松、清凉!如果你不想走远,也没有时间或苦于劳累走远,而你又想静心,养性,回归本真,不妨来这花鸟山水之地,漫步心灵吧。

本报记者 王茜茜

△黄河岛美景。

▷惠民护城河公园。



一脉秀水长渠,两岸翠柳绿廊。站在垂柳绿荫下,倒映出一幅仙境美人如画。骑自行车,自北外环一直向东行驶,在滨州与东营的交界处便能看到一条南北走向的干渠——韩墩灌区总干渠,长约30公里。此时,骑车走在岸边,碧波粼光闪闪,垂柳倒影依依,道路林荫蔽日,脚下翠如绿毯,树林间蝉鸣鸟唱。再携三五位好友或陪同家人,坐下闲聊、畅饮、野炊,也是人生一惬意之事。



“青青芦苇荡,百里绿长廊”,在无棣县黄河岛,树翠景幽,游鱼成群、海鸟飞翔,芙蓉香花如蜜、紫花苜蓿飘香,徜徉其间,风景秀美、神韵清爽,世人称羡。虽没有五岳那样的雄奇险峻山峦;更不似三江那般的澎湃波澜,但其独到之处乃兼具苏杭西溪幽深缠绵明丽,海南琼崖之生态原始自然。可乘快艇,体验海上冲浪的冒险;也可乘画舫漫游,享受避世的陶然;或浸泡在海水中,放空心思。可所谓仙人之境!

不用走远,就在秦皇河。宽阔的水面上,几只小船荡漾在碧波之中,两岸绿树成荫,雕塑点缀其间,偶尔到公园里小憩一下,晚上也能睡个好觉。登上断桥,北望是中海景区。在长江五路附近,黄金槐等树木成林,编织成绿色的背景;脚下花草丛生,铺就一席地毯,拿一个钓鱼竿,享受天水一色,静等鱼儿上钩。独有一番姜太公的悠然。



黄河岛上的美丽传说 捕鱼郎与狐仙的爱情故事



一景一世界

黄河岛秦口河边上,住着一户人家,一位老汉独自带着十五六岁的儿子生活,靠捕鱼艰难为生。

一天正午,烈日当空,爷俩在海滩上正忙活着晾晒渔网,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吵闹声,一只银白色的狐狸踉踉跄跄地跑着,远处芦苇荡里几个粗壮的汉子,拿着长矛吆喝着追赶。狐狸跑到爷俩跟前,露出悲伤的表情。那男孩子赶紧招呼父亲把狐狸藏进渔网里。等那群人赶来时,老汉手指了个方向,让他们追去了。

等那群人走后,老汉才让儿子撩开渔网把狐狸放出来。狐狸好像通人性般,眼泪汪汪地作揖致谢。

当少年看到狐狸腿上被砍伤了,鲜血直淌,赶紧从船上拿来鱼骨药给狐狸止血,用破布条包扎好。此时,狐狸已经伤得不能走路了,父子俩索性把狐狸留了下来。狐狸的伤好以后,对着父子拜了几拜,转身消失在茫茫的柳林里了。

一晃几年过去了,老汉不幸染病亡故。小伙子埋葬了父亲,继续打渔。这天,小伙子离岛去几十里外的集市上卖鱼。虽然集市上人来人往,但小伙子的鱼少有问津。看着已近中午,小伙子开始焦急。一位白发长髯的老者突然来到鱼摊前,轻声说道,“小伙子,我老伴染病多日,想吃鲜鱼,可我囊中羞涩,没有分文,只有家藏的一幅画,能否换几条鱼?”小伙子心一软,连忙说,“鱼你拿几条就是了,画我不能要。”白发老人说什么也不肯,两人推辞了一番,小伙子拗不过老人,只好把那画卷收了。

回到家里,小伙子随手把那画卷插到一个花瓶里,胡乱吃了几口冷饭,喝了些凉水,倒头便睡觉了。正睡得香甜时,朦胧中有人和他说话,重复着同样的内容。“小伙子,那是张宝画呀,你挂在墙上,每天夜里的子时对着画上的人,喊一百声莹莹的名字,连续喊一百天,那画中人自然会走下来,你再给她喝下七颗野酸枣、七粒海葇子干果、七段芦根熬成的汤喝下,那个叫莹莹的画中人就会完全复活和你结为夫妻的。”小伙子猛然醒来,那副画还插在花瓶里,他以为是做梦,于是又睡着了。刚刚闭上眼睛,耳边又有人和他说话,重复着同样的内容。小伙子好奇,看着天已经黑了,起身点上油灯,把那画卷放到炕上展开一看,果然是一幅美人图。但见美人发髻高挽,眉目传神,丹唇微微开启,好像真人一样。到了子时,小伙子依照梦中的记忆做了。

当喊到100天的时候,画上的美人果然如清风一般从画上飘下来。小伙子又给她喝下七颗野酸枣、七粒海葇子干果、七段芦根熬成的汤,那美人真的复活了,和真人一样。美人告诉小伙子,自己便是多年前曾被渔郎父亲救过的狐仙的小女儿,父亲因感念其恩德,把自己变成画中的美人来报答小伙子。婚后,夫妻两人恩爱爱爱。编筐、采桑养蚕、打渔,还生了一个小儿子。

打渔穷小子娶上仙女的事越传越远,被几十里外的一家财主的少爷知道了,被仙女的美貌吸引。老财主欲花重金买鱼郎的妻子。鱼郎闻听苦苦哀求,老财主便要挟说是渔郎拐骗良家妇女,要去报官。引得乡亲的相助,那恶霸才没去官衙让差人来抓渔郎。但是恶霸却提出了一个条件,在两天之内,将撒在河沿黄蓍菜地里的一斗谷子和一斗芝麻捡起

来,证明渔郎有养活家庭的能力;如果做不到,便要抢莹莹去做少奶奶。

渔郎发愁该怎么办,莹莹安慰渔郎,让他买来了几张毛头纸,然后在纸上画了好多鸽子,并涂上红颜色和黄颜色。等老财主撒了谷子、芝麻后,他们把那画有鸽子的纸往天上一扔。奇妙的是,纸上的鸽子竟然飞起来了,一直飞到撒谷子和芝麻的黄蓍菜地里,不住地啄食。一会儿,那些鸽子肚子胀鼓鼓的,飞回来了。夫妻俩就把两个簸箩放到院子里,红颜色的鸽子吐芝麻,黄颜色的鸽子吐谷子。两天后,当老财主看见两个簸箩里装满了谷子、芝麻,而黄蓍菜地里已经没有一颗,不得不灰溜溜地走了。

自此,捕鱼郎和莹莹在黄河岛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本报通讯员 杜秀峰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整理